

白天
著

石上的爱

结婚一丰以来，
每晚，她丈夫都逼
她喝一杯春药酒，
却从不做她名副其
实的丈夫。



◎温柔陷阱系列◎

刀口上的爱

白 天 著

作品集①⑥

团 结 出 版 社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刀口上的爱/白天著. —北京:团结出版社:大众文艺出版社, 2000.3
(白天作品集. 温柔陷阱系列)

ISBN 7-80130-376-8

I. 刀… II. 白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16698 号

版权登记号图字:01-1999-3265 号

出版: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)

[电话(010)6513·3603(发行部)6524·4792(编辑部)]

<http://www.tuanjiebs.com>

E-mail: unitypub@public3.bta.net.cn

经销: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印刷:世界知识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

印张:11

字数:275 千字

印数:6000

版次:2000 年 4 月 第一版

印次:2000 年 4 月(北京)第一次印刷

书号:ISBN7-80130-376-8/I.20

定价:17.60 元(平)

(如有印装差错,请与本社联系)

温柔陷阱系列

- ①职业寡妇
- ②爱情贩子
- ③冷血女郎
- ④毒玫瑰
- ⑤勾魂女郎
- ⑥刀口上的爱
- ⑦大骗局
- ⑧迷你女盗
- ⑨玫瑰夫人
- ⑩妙手空空

责任编辑 韩金英
封面设计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目 录

第一部分

刀口上的爱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1 金二爷的新娘····· (1) | 7 虎口拔牙····· (81) |
| 2 色不迷人人人自迷····· (15) | 8 欲壑难填····· (91) |
| 3 诱饵····· (24) | 9 寻根究柢 ····· (104) |
| 4 以牙还牙····· (39) | 10 女性的复仇····· (121) |
| 5 姊妹情深····· (53) | 11 步步惊魂····· (135) |
| 6 一箭双雕····· (66) | 12 拼命三郎····· (148) |

第二部分

终级的诱惑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1 金砖 ····· (171) | 7 当机立断 ····· (255) |
| 2 女体之赠 ····· (185) | 8 富贵险中求 ····· (268) |
| 3 胡三爷 ····· (197) | 9 夜色 ····· (284) |
| 4 探底 ····· (212) | 10 真假洪夫人····· (297) |
| 5 洪夫人 ····· (227) | 11 杀心····· (313) |
| 6 放浪形骸 ····· (241) | 12 妩媚····· (326) |

1 金二爷的新娘

这是新加坡的傍晚。

红灯码头每晚都是这么热闹，一到华灯初上的时分，人潮就趋之若鹜地向这里涌来……

今晚特别热闹的原因，是由于一桩在黑社会中极为轰动的婚事，使它掀起了空前的高潮。

然而，这桩婚事的火药气味，却似乎比应有的喜气更浓。因为男女双方是在极端不和谐的因素下，勉强促成这段婚姻的！

先说女方吧，新娘宋玉姣的父亲宋承涛，俨然是红灯码头这一带地方上的一霸，凡是在码头上讨生活的“混”字辈朋友，或是“靠水吃水”的私枭、“黄牛”们，谁也不敢不买这位宋老大的账。

无论干任何买卖，只要是在他的地盘上进行交易，就得先打好他的招呼，孝敬孝敬这位宋老大，否则就别想过门！

但在私枭中近年始崛起的金氏双雄，却声势愈来愈大。这金龙金虎两兄弟智勇兼备，深得人心，极受拥戴，几乎已渐有在海上称霸，居于领导地位之势。

这情势的发展，对宋承涛自然不利，消息传进他耳朵里，他便不免要顾虑到今后自身的利害关系了。

尤其近几个月来，私枭们仗着有金氏双雄撑腰，态度已较往常变得强硬起来。甚至不止一次地，以种种行动，表示了不再把

这位宋老大看在眼里！

虽然并未发生重大的正面冲突，但情势已意味出来：金氏双雄一旦出面领导群枭，就绝不甘再受宋承涛的从中盘剥。

于是，在火药味的酝酿中，双方终于面临了摊牌的决定性谈判！

从中出面奔走，为双方安排这次谈判的，就是码头“黄牛”的老大朱仁。他是专门向私枭收买一切“私货”，经手转卖牟利的。并且他暗中为一个从不出面的贩毒集团大头子，吃进“黑货”与“白货”。

朱仁不但跟私枭们非常熟，经常在打交道，与宋承涛也保持着极密切的关系。因此由他来做这个鲁仲连，确实是最适当的人选，除他之外，目前实在没有第二人。

他在金氏双雄面前是拍了胸脯的，表示这次的谈判，绝对负责使宋老大要“保持风度”，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，即使发生言语冲突，也绝不动武。

因为强龙难斗地头蛇，红灯码头是宋承涛的地盘，在他势力范围之内，金氏双雄贸然来赴会，又不能劳师动众地带着大批人马来。万一双方一言不合，动起武来大打出手，这两兄弟自然难免要吃大亏，所以必须由朱仁向他们提出有力的保证。

谈判的地点是在“迎宾阁”茶楼，到时宋承涛居然未带一兵一卒以壮声势，护驾的竟是他的掌上明珠宋玉姣！

宋承涛带着女儿来谈判，实出金氏双雄的意料之外。不过有她在场，倒使紧张的气氛为之一松，缓和了不少。

尤其宋玉姣天生丽质，出落得有如一朵盛开的玫瑰，娇艳无比，使得金龙金虎两兄弟，见了她几乎惊为天仙！

像今天这种谈判的场合，宋承涛不带他的心腹手下来参加，却把女儿单独带来，究竟是什么居心和用意呢？

金氏双雄也感到有些诧异，不过由于有宋玉姣的在场，毕竟

冲淡了双方的火药气味。

双方都是初次见面，经由朱仁介绍后，谈判立即开始。宋承涛首先提出意见，表示他希望“维持现状”的理由，是基于多年一直沿留下来的“传统”绝不能破例。

因为“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”，这在江湖中已是不成文的规定。无论干哪行买卖，“孝敬”当地的黑社会头子，似乎是名正言顺的。

对于私枭帮方面，自然不能例外。否则此例一开，不但有失宋承涛的威望，并且断了他一条财路，同时又怎能使其它方面的人心服口服。

为了这个缘故，宋承涛坚持自己的意见，而且强调利益倒在其次，主要的是原则问题！

但金氏双雄却认为，私枭方面也是“舍本求利”，又担着极大的风险，随时都得提心吊胆，万一被警方缉获，就整个地完蛋。而一旦他们出了事，宋承涛只是只管坐享其成，并不顾他们的死活，到时候绝不会想到得人钱财，为人消灾，挺身而出为他们把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的。

因此，金氏双雄说得虽很婉转，却已明显地表示出他们强硬的态度，不愿再继续受这种无理的盘剥！

双方各持己见，彼此都不愿让步，使得这次的谈判，谈了半天也没谈出结果。

如果不是有宋玉姣在场，双方恐怕早就争得脸红脖子粗，冲动起来啦！

朱仁从中排解，希望双方面顾全大局，彼此都稍作让步，共商一个折衷的办法出来，以免弄僵了大家有伤和气。

但他的主张并未为任何一方面所接受，而且双方虽未发生冲突，或是争得面红耳赤，却已表明了彼此所坚持的立场和态度。

这次的谈判并没谈出结果，最后是不欢而散。

朱仁倒很热心，接连奔走了几天，仍然希望尽他最大的努力，使宋承涛与金氏双雄之间，能够谋求出一个比较缓和的局面；以避免一场势在难免的冲突，甚至形成势不两立、你死我活的火拼！

终于，他想出了个主意，就是由他出面撮合，让宋玉姣下嫁金氏两兄弟中的一个。

这个主意虽很冒昧，也毫无把握能成功，却想不到居然征得了宋承涛的同意，金氏双雄方面也一口答应了。

于是，他们双方由冤家变成了亲家，而金氏双雄屏雀中选的则是老二金虎，因为这是宋玉姣自己选中的！

这桩婚事一经传开，顿使整个黑社会为之轰动，虽然大家都不清楚，他们双方面闷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。

但一般人都已有种预感，这桩婚事不简单！

因为事实摆在眼前，纵然金虎成了宋承涛的东床佳婿，他也不可能出卖私枭帮，迫使他们继续受宋老大的盘剥。

而在宋承涛方面，他又怎能忍痛牺牲这条油水最足的财路？同时，此例一开，对其他的人又如何交代？

不过，尽管各方面议论纷纷，莫衷一是，婚事却在紧锣密鼓中进行，终于决定在今天举行！

一切的筹备事宜，几乎完全由女方一手包办，因为红灯码头是宋老大的地盘，他的人手众多，一呼百应，办起事来比较方便。

至于男方，则所有的事均不过问，金虎只是等着到那一天做新郎了！

由于这桩婚事太轰动，并且届时来参加婚礼的贺客，绝大多数均是黑社会中的人物，极易引起警方的注意。所以婚礼决定不在红灯码头举行，而把地点定在了“大毛广岛”，也就是当地人称为“巫公岛”的岛上。

今天，红灯码头特别热闹，宋承涛备了几艘船，专门用来接送贺客。

各方面的贺客都到红灯码头集中，分批由船载送到“大毛广岛”去，从傍晚开始，贺客就络绎不绝了……

岛上在早几天前就开始忙碌，为这次婚礼准备一切了。当然，负责张罗和布置事宜的，完全都是宋承涛的手下。

“大毛广岛”上居住的大多数是渔民，没有一处有气派和够大的地方供作结婚礼堂。而应邀的贺客却有好几百人，喜酒起码要摆上数十桌，因此只好利用晒鱼的广场，在露天之下举行，这倒也别开生面。

广场周围临时搭起了棚架，早已挂灯结彩，布置得蛮像那么回事的。

由于岛上没有电，只好把渔民家里用的汽油灯，租借了几十盏悬挂在广场各处，照得如同白昼一般。

现在一切已就绪，就等着婚礼的举行了。

宋承涛今天很早就过海到岛上来了，他手下的一批喽罗几乎悉数出动，仅留下一小部分人手在红灯码头负责接待事宜，招呼贺客登船前来“大毛广岛”。

新娘宋玉姣打扮得花枝招展，比平时更为艳丽，娇媚动人，在下午四点多钟，由朱仁及一帮人陪同来到了岛上。

这时贺客已络绎不绝地到来，根据邀请的名单上看，差不多已全部到齐，而且尚有些是未请自来的不速之客。

可是，七点钟已经过了，新郎和男方的人却还不见他们的人影！

今晚负责总招待职务的，是宋承涛手下的心腹大将黎振威。这位黎老三在红灯码头上的名头很响，到处都吃得开。但他并不完全是仗着宋老大的势狐假虎威，而是凭自己那种玩命的作风闯出来的，使人对他无不敬鬼神而远之。

其实这家伙身高不过五尺多点，又加常年吞云吐雾，外带贪酒好色，以致又瘦又干，全身只落得了一层皮包骨。但他骨子里却有股狠劲，所以大家送了他个“拼命三郎”的绰号！

此刻他正随身带着四名大汉，站在广场的入口处招呼贺客；他表面上若无其事，但从他的神色之间似乎可以看出，这家伙的心情颇为紧张，仿佛是在担心着什么意想不到的意外事件突然发生。

忽然，一位中年贺客走近他身边，摆出一副倚老卖老的神气，向他轻声问：

“黎老三，这是怎么回事，请帖上订的明明是七点，为什么到现在还没个动静？”

黎振威把眼皮一翻，冷冷地回答：

“你急个什么劲儿？到时候自然会有动静的，真是皇帝不着急，反而急死了太监！”

中年贺客脸色不悦地说：

“嘿！我看今晚的情形有点不大对劲，假使你们打算搞什么名堂，最好别把我们扯在里面，我们可没兴趣蹚这瓢混水！”

黎振威不禁盛气凌人地怒问：

“姓杨的！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咱们点到为止。”中年贺客冷笑一声说：“兄弟向来不愿揭人家的底子，话到嘴边总留三分，说得太露骨就乏味啦！”

黎振威正待发作，忽然朱仁匆匆过来，诧然急问：

“黎老三，怎么回事？”

黎振威冷哼一声说：

“这位杨老大心怀鬼胎，认为今晚的婚礼有诈，准备揭我们的底子呢！”

朱仁的脸色突变，但他力持镇定地说：

“杨兄，这话关系重大，可不能乱说，传进别人耳朵里去你

可要负责的啊！”

中年贺客不动声色，淡然一笑说：

“那就算兄弟失言吧！今晚兄弟另外还有个重要的约会，本来是为了宋老大的情面难却，打算先来这里扰杯喜酒就走的，现在既然婚礼不能准时举行，兄弟只好……”

他的话犹未了，黎振威已毫不客气地说：

“请便，这里绝不会有人拖住你！”

中年贺客嘿然冷笑一声，一言不发地扭头就走，拂然而去。

刚才双方几乎发生冲突的情形，早已看在其他贺客的眼里。本来大家已暗觉事有蹊跷，对男方的姗姗来迟感到非常诧异，再听那中年贺客的一番话，就更不免起了怀疑。

于是，贺客们便私下窃窃私语，议论纷纷起来……

朱仁一看大家交头接耳的情形，忙不迭向黎振威轻声交代几句，便急急走向广场旁那幢临时借用的砖屋里去。

这时宋承涛父女也已等得焦灼不安，见了朱仁走进来，迫不及待地劈头就问：

“怎么？还没来吗？”

朱仁摇摇头，然后走近他身旁，附在他耳边轻声说：

“杨顺那王八蛋刚才差一点跟黎老三闹起来，听他的口气，好像已经知道我们……”正说到这里，发现宋玉姣已走过来，他只好把话止住了。

宋承涛却未看见女儿从背后悄然走来，把眉一皱说：

“我看不见得吧！也许……”

不料宋玉姣已接口问：

“爸爸，你说什么不见得？”

宋承涛怔了怔，忙不迭掩饰说：

“没，没什么，你朱二叔怕他们会变卦，所以我说不见得。婚姻大事非同儿戏，他们怎能开这个玩笑呀！”

宋玉姣不禁悻然说：

“客人都差不多到齐了，他们连人影都还不见，这还不是存心开玩笑？天底下简直没有这种道理，让人家看着还以为我嫁不出去，死皮赖脸地非嫁给他姓金的不可呢！”

朱仁一旁陪着笑脸说：

“大小姐，我看他们绝对不敢存这个心，一定是什么特殊的原因不能准时赶来，说不定是临时……”

正在这时候，忽听外面人声沸腾，接着一名大汉匆匆飞奔入报：

“老大，有几艘船来了，大概是姓金的他们到啦！”

这大汉是“黄牛帮”的人，朱仁一听金氏双雄已到，神情突然显得紧张起来，只向宋承涛说了声：

“我去看看！”

便随着那大汉急急走了出去，只见广场上已呈现一片骚动，大部分贺客均离座，纷纷奔向海边，似乎要争睹今晚的新郎金虎。

朱仁先赶到广场入口处，又向黎振威轻声嘀咕了几句，才召了他自己的几名手下，随着人潮涌向海边。

来的几艘船已靠了岸，从船上下来的，果然是金氏双雄，以及私枭帮的那班人，总共有好几十个，声势颇为浩大。

金虎今晚是新郎，居然还是跟平时一样，一副不修边幅的吊儿郎当打扮，并未穿得整整齐齐。

他们兄弟两个，俨然是私枭帮的领导人物，由那四五十名亡命之徒，前呼后拥地上了岸。

一片起哄的欢呼和道贺声中，朱仁抢步上前相迎，人还未近，他已把手伸出，连声说：

“恭喜，恭喜……”

金虎伸出手来跟他紧紧一握，不知是今晚做新郎心情过于兴

奋和紧张，还是故意的，以致力量用得太大，使朱仁被握得痛彻心肺，不由地把眉一皱，几乎失声叫了出来。

而这位新郎却若无其事地笑了笑说：

“谢谢，谢谢，朱老大辛苦了，回头应该多敬阁下几杯！”

他的手一松开，朱仁才缓过了口气，也无暇问他们姗姗来迟的原因，便招呼大伙儿一齐涌向广场。

新郎既已到了，婚礼立即开始。

但今晚的婚礼并不举行仪式，双方已推派代表，在上午到婚姻注册所办妥了登记手续，取得合法证明。现在只须大开喜筵，招待各方面的贺客，以及诸亲好友大吃大喝一番罢了。

金虎这个新郎做得真痛快，任何一切的事都不过问，也用不着他操心，完全由女方一手包办，好像他只要到时候来出席就成了似的。

可是他连出席都不准时，居然姗姗来迟！

新娘宋玉姣自然很生气，她又不是嫁不出去，非嫁给金虎不可。新郎竟故意来得这么晚，对她岂不是种侮辱？

尤其金虎到了之后，就在广场上与贺客们周旋开了，连进这屋里来一下都不来，更使宋玉姣认为这是奇耻大辱，气得她几乎想大哭一场！

经不住宋承涛的一再催促，和那些来帮忙照应的三姑六婆好言相劝，她才勉强收敛起满面的怒容。

在热烈的掌声中，宋承涛搀着女儿，后面跟随着几个女人，从砖屋里走出来，缓步走向了广场。

这时广场上的几十桌，除了首席的那一桌空着外，其他每一桌均已坐满了贺客，但其中大部分却是朱仁和宋承涛这两方自己的人。

首席的桌面上铺着红布，除了一对新人，在座的尚有男女双方的家长，金龙和宋承涛以及这次从中撮合的大媒人朱仁。

其余五位则是身份较高，在当地赫赫有名的人物，包括“大巴窑”地段的龙头大哥万顺义，“红毛轿”区的骆文恭骆老大，东海滨路的雷二爷，西南滨路的蔡世雄。还有一位独霸跑马场一带的魏武，也就是刚才几乎跟黎振威发生冲突，那位中年贺客的结拜弟兄。

这一桌在座的人物，除了万顺义和魏武，其他的人似乎都与宋承涛有着一种极微妙的关系。东海滨路的雷二爷，西南滨路的蔡世雄，与红灯码头的宋承涛，都是吃码头饭的。他们最大的财路来源，就是靠私泉“借路”的孝敬。

虽然他们各霸一方，形成鼎足而三之势，向来井水不犯河水，暗中却仍不免在勾心斗角。因为私泉的船不一定停靠哪个码头，谁能争取得到，油水就落在了谁手里。

不过宋承涛占了地势之利，仍然以红灯码头这地区的油水最足！

至于金氏双雄，他们两兄弟已形同私泉帮的领导人物，无论向哪一区的码头“借路”，都势必与这三个人接触，不打交道也不行。因为这三处码头距离市区最近，货物可以直接脱手，而不必再有转运的麻烦。

而朱仁则是红灯码头“黄牛帮”的老大，他跟私泉是直接打交道的，又与宋承涛有着极密切的关系。

现在金虎已成了宋老大的东床佳婿，虽然还不知道他们之间将来这笔账怎样算，但老丈人与女婿的关系，似乎已成了定局。

这时大家都有着共同的感觉，就是一对新人教人看了有些格格不入，新娘打扮得花枝招展，娇媚艳丽无比。新郎却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打扮，仿佛结婚的根本就不是他！

贺客们纷纷安定下来，宋承涛眼看已经开始上菜了，才起身致辞：

“今天小女出阁，承蒙各位赏光，使兄弟除了感谢之外，同

时也感到非常抱歉！因为这次的婚事，消息早已传开了，使得警方极为注意。兄弟为了避免受到干扰，以及临时可能会发生的不愉快场面，所以决定在这岛上设宴，倘有怠慢和招待不周的地方，请各位多多包涵，多多原谅！”

他的简短致辞一完，全场立即爆起一片热烈掌声，同时菜也开始在上了。

宋承涛随即举起酒杯，朗声说：

“各位，兄弟现在先敬大家一杯！”

贺客们正纷纷举杯起立，突见一名大汉抢步来到首席这一桌来，举起酒杯向宋承涛说：

“宋老大，今天是令媛出阁，也是我们金二爷娶新娘大喜的日子，请让小的代表全体哥们，先敬宋老大三杯吧！”

宋承涛并不认识这家伙，但听他的口气，显然是金氏双雄的手下。由于这突如其来的要求，不禁使宋承涛为之一怔，但他不便流露形色，只好强自一笑，婉拒说：

“老兄的盛意难却，不过兄弟已经敬了大家，等敬了这一杯之后，别说是三杯，就是要开怀畅饮个痛快，兄弟也绝对奉陪！”

但那大汉却坚持说：

“我已经走过来了，宋老大要不赏这个脸，教我怎样能走得回去？”

朱仁立即站了起来，急打圆场说：

“这位老兄，宋老大既已答应了陪你喝个痛快，你又何必非扰这个先？我看不如这一杯大家一起干，回头再……”

“回头？嘿嘿！恐怕这一杯下肚，大家就会都趴下啦！”

朱仁和宋承涛的脸色突然一变，相顾愕然！

“老兄。”朱仁力持镇定地说：“我不相信你的酒量这么差劲，一杯就能醉倒，否则你怎能敬宋老大三杯？”

那大汉哈哈一笑说：